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奇侠精忠传续编

赵焕亭◎著



民國志腋水龍興藏名庫民國志腋水龍興藏
水龍興藏名庫民國志腋水龍興藏
名庫民國志腋水龍興藏名庫民國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赵焕亭卷

奇侠精忠传续编

赵焕亭◎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侠精忠传续编 / 赵焕亭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 3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 · 赵焕亭卷)

ISBN 978 - 7 - 5205 - 0833 - 9

I . ①奇… II . ①赵…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①I24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4890 号

点 校：顾 臻 杨 锐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36. 25 字数：730 千字

版 次：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 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集

第一回	泣折柳分道扬镳	
	定红苗畏威怀德	3
第二回	狗头主归山纳诚款	
	倩霞女望月起遐思	9
第三回	勘赤霞经略班师	
	逞邪法半生被获	14
第四回	龙母山凶渠入罗网	
	长沙郡义女探监牢	20
第五回	痛手足妥姑刺莽汉	
	剖衷情霞女撮良缘	25
第六回	贞女归妹新系红丝	
	不速客来又逢淫孽	31
第七回	恋梨花客途卖马	
	逢老虎山坞夺雌	37
第八回	寻恶隙伏擒冷田禄	
	联教务客说王三槐	44
第九回	红英女缓着归鞭	
	襄阳城耸观太守	51
第十回	王和尚无心得奇术	
	徐太太有意昵淫髡	57
第十一回	闹天竺掀翻风月事	
	走京华喜踏软红尘	63
第十二回	癞僧惑众说仙娘	
	一贯穿人遭孽报	69

第十三回	败门风个中报应 践佳期一塌糊涂	75
第十四回	娈童瘵疾葬义地 仙娘邪念引灵狐	80
第十五回	闹襄阳仙娘传白教 归故里杀劫应红英	86
第十六回	俏花娘临别示深心 傻二官无端诉衷事	92

第二集

第一回	梁老仆爱主显丹心 陈二官惑邪入白教	101
第二回	运歪才险土著新书 闻琐语义仆伤主业	108
第三回	闹教坛红英继位 坐酒楼马胜逢豪	113
第四回	赤手纷纷一场厮打 红窗喁喁两地相思	119
第五回	假惺惺田禄探病 真愤愤国安侦奸	125
第六回	诉病状陈敬觉甘鸩 窥秘戏马胜吃寡醋	131
第七回	田禄怒打丑厮儿 红英巧用脱衣术	137
第八回	遭诬陷义士入囹圄 解报恩许婆探衙署	142
第九回	探囚牢夫妻慷慨 换狱舍郎舅猖狂	148
第十回	许烂腿大闹萧王祠 梁国安夜奔槐柳院	154
第十五回	国安越狱复主仇 马胜贪淫遭狙击	161
第十二回	红英奋勇追壮士 许牢荐客赴京营	165

第十三回	脱樊笼乔装亡命 闻警信泣血寻仇	171
第十四回	义动鬼神初飞霜锷 声满天地一阙莲花	176
第十五回	埋侠骨灵感青枫枝 来奇士隐觇白莲教	182
第十六回	说妖妇改刊白衣经 开乱兆大练修罗法	191

第三集

第一回	王三槐聚众秘魔山 伍佩弦结客白袍将	199
第二回	郭建业大闹黄杨浦 王树风恩结夜叉婆	204
第三回	添羽翼三槐收健将 告逆乱一士显狂痴	209
第四回	赖秀才伏阙揭奸谋 汤大令无心得健仆	215
第五回	风壮士逢侠遂改行 杜巡检上任转忧贫	222
第六回	薄官穷途传笑柄 坊卒醉酒遇同寅	227
第七回	杜侃诘奸捉教匪 无畏定计赚红英	232
第八回	抢寡妇冷高闹牢狱 开劫运川鄂动妖氛	237
第九回	乌林阿衙命赴西川 恽三娘乔装刺钦使	247
第十回	王树风险据重庆府 高天德保教渭南城	253
第十五回	范老虎贪心揭秘札 金溪村教众抗官差	260
第十二回	递冤状教众闹琴堂 激大变枭雄出棘狱	266

第十三回	乱三省妖民播邪教 求一士奸相逞凶谋	271
第十四回	乾清宫侍卫捉刺客 平仲祠双侠问山樵	278
第十五回	献逆俘将士论功 归故里兄弟联骑	285
第十六回	访书声异人谈数学 拜慈帏乐事叙天伦	291

第四集

第一回	捆劣董逢春逞莽性 抢酒肉张起困村农	299
第二回	闹喜堂新郎逃俗例 议婚事妯娌叙家常	305
第三回	祭祖莹光动乡间 起遐思情传倩女	311
第四回	辞故里妥姑就婚礼 落贼船岑姆起疑团	317
第五回	来霞港娣姒巧遇 腾蛟村兄弟完姻	322
第六回	逃福神急煞老阿娘 避教乱拟地青螺峪	330
第七回	教匪聚众打村坊 于益横刀诛火判	337
第八回	整团规结怨无赖子 走深山移寓见娘村	341
第九回	浣花溪新抚访贤 北京城国安混迹	349
第十回	捉墨猴英雄显身手 投奸阉教匪逞机谋	357
第十五回	苟文明误投张公寓 梁国安捕盗王相府	363
第十二回	叹将才老臣忧国是 急友难豪猾拯娇姿	368

第十三回	干教主金壬走风尘 策时局英雄动忠愤	375
第十四回	嘉庆帝沮魂斥佞 额经略奉诏督师	382
第十五回	叶倩霞养志娱亲 滕若芬怀人寄札	389
第十六回	怜娇女临别赐奇书 救同舟截江诛教匪	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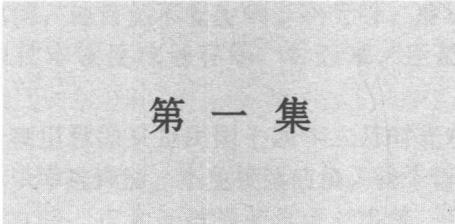
第五集

第一回	小侠女蜀途叹乱象 黄芦坡村店泄奸谋	401
第二回	蜀川道公子走风尘 喜缘镇侠女小游戏	407
第三回	不速客再戏佳公子 入歧途偏逢恶盗妇	412
第四回	叶倩霞跟踪除众盗 苟由仁起意劫娇娃	418
第五回	郑氏夜奔蚰蜒坡 倩霞大闹仙姑庙	425
第六回	青螺峪聚美小款曲 颜公子访侠逗姻缘	430
第七回	识奇字公子结良缘 据襄阳红英称女帝	437
第八回	争权宠冷马大火并 伸天讨江汉动干戈	444
第九回	梁国安大战士元坡 杨遇春伪逐冷田禄	450
第十回	诈中诈狂且赚故友 玄又玄名将遇神姬	455
第十五回	陈红英献身施蛊术 额经略击虎得妖人	461
第十二回	水底鱼探险望天窟 刘青天策划秘魔山	467

第十三回	牛嘴坪于郭交战 铜鼓寨何叶争功	473
第十四回	叶倩霞杯酒斩凶渠 田大郎深宵救良友	481
第十五回	起陕乱天德称兵 发窖藏苍猿引路	486
第十六回	杨遇春脱险七盘谷 恽三娘行刺成都城	492

第六集

第一回	憨张起气走秘魔山 莽逢春夜探花鼓寓	503
第二回	尸光阵贼渠逞邪法 重庆城两美大交锋	510
第三回	凌虚阁火并苟文明 蜡烛尖缒险石元化	519
第四回	双侠计破秘魔寨 三雄会战士元坡	526
第五回	土元坡滕荟刺贼渠 获鹿冈田禄遭淫报	532
第六回	饮死囚时斋尽友谊 推神数林樾识亡期	538
第七回	方中暗弄陷地法 红英巧摆群阴阵	544
第八回	伸正气忠魂返苍昊 著奇节烈魄托丹枫	550
第九回	山公祠寡妇罹罗网 槐柳院怪士入牢笼	555
第十回	蓝田山一士存教脉 起凤桥群侠庆成功	560



第一集

第一回

泣折柳分道扬镳 定红苗畏威怀德

上回书交代到额经略兵克两山，全苗底定，杨遇春等各奏肤功，正在庆功贺凯的当儿，却因杀掉乌苏拉，冷田禄气愤而逃。这段情节乍看来似乎鹤突，不知细按之，恰在情理。原来君子小人便如油之与水，要想长久同臭味，断乎不能。所以为君子的，无论怎样掬诚待小人，只要一事不如他意，他登时便翻脸无情。况且杀劫方兴，以后便是九年教徒之乱，冷田禄正是个中大魔头，这其间神差鬼使，他自然不安生咧。啊呀呀，冷田禄虽不够朋友，却是跺跺脚就走，不曾仗本领反攻遇春等。看起来，还是老辈子的小人好得多哩！

闲话少说，如今糊里糊涂又是民国十四年二月时光咧。南北糜烂，带甲满地，作者一副穷骨子幸逃锋镝，不免接续前稿，找个饭落儿吧。咳咳！

话说杨遇春当时在帐，正和于益等谈收束军事等，只见左右来报，冷田禄不知去向，并留书一封在案。遇春大诧之下，逢春便噪道：“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定因乌苏拉死掉又去寻美貌苗女去咧。”于益情知有异，便顿足道：“坏咧，他这一走，定然激入邪路。”说罢，和遇春等匆匆踅入田禄帐中，一眼便望见案上留书并袍襟一幅，于是遇春等忙拆看那书，道：

杨、于两兄足下：

昔人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况乎髫龄同学，周旋有素哉！功名之际，昔贤所叹，弟虽无似，然附骥树功，自谓可告无罪。乌苏拉，一女子耳，弟虽不矜细行，何至终累大德？乃不蒙省察，遽摧人爱，毋亦咄咄逼人耶！夫丈夫贵自立，事会之来，何常之有？弟今从此逝矣。云天无尽，或再相见，贻书决绝，弃掷何言！幸各自努力，无令白日笑人耳。

遇春看罢，不由跌足长叹道：“冷兄弟也太负气，为一妖姬何至如此！却是我等也失于鲁莽，使他转颜不得。真个他从此撞入邪途，那副才具委实可

惜，俺便当速追他回。”说罢满面矜惜之色，就要出帐。

于益笑道：“俺看冷老弟定不转来，但看他割襟示诀，便知其意了。”遇春惶然道：“他虽负气，咱既系总角之交，总当成全他。为今之计，咱且分头去赶。”正说着，滕芳兄弟也踅来。大家方要拔步，逢春却唾道：“俺看冷田禄是借此遮羞脸哩，咱只给他个白不理，他没结果眼，少时定然转来。属小孩哭的，没人去瞅睬他也不哭咧。”大家听了，没暇去理他，便各自分头出营，匆匆上马，如飞赶去。

这一哄不打紧，早有人报知经略。经略骇然道：“冷田禄其才可用，但其人骨相有异，终当做贼，此事却忽略不得！”沉吟一回，立唤过杨芳，给与大令一支，吩咐道：“冷田禄擅逃军伍，法当斩首。你便速持此令赶他转来，吾当宽恕其罪。他若不遵令，便取他首级见我。”说罢面色一沉，霜威凛然，竟自拂袖踅入屏后。

杨芳暗惊道：“我的佛爷桌子，经略这不是成心摆布我嘛！漫说冷田禄不知去向，没处去赶，即便巧了赶上，他本领不弱于我，取他首级怕不成功。”一面怙憊，只得匆匆上马。出营一望，但见平原旷野，恰好有几名兵丁正在交头接耳。杨芳因问道：“你们可见杨总爷从哪路去吗？”

兵丁向北一指道：“杨总爷从此路去，已过去多时咧。”杨芳暗道：“毕竟时斋心思快，俺料田禄也必奔来时之路。”于是连加两鞭，那马长嘶一声，便如腾云驾雾。

按下这里，且说冷田禄一气儿匆匆结束，略带资斧，跨马出营。一望营门，不由慨然长叹，暗想此间终非俺出展之所。一路怙憊，且奔来途，顷刻间离营十余里。回想跃马立功并和乌苏拉一番绸缪，便如做梦一般。正在马上顾盼，按刀沉吟，忽听背后大呼道：“冷老弟慢走！总不成你怪愚兄便到如此地步？自家兄弟，难道便忍如此决绝？快些转去，愚兄还有忠言相告。”呼绝声处，咴咴的青骡儿闯到面前，却是遇春秃着头儿，只穿件长衫，慌得鞭儿都没带，却提着半段枯柳枝。

田禄一见，不由怦然动念，却冷笑道：“大哥不必留俺，咱弟兄缘尽于此。额经略营中没俺驻脚之地咧。诸兄既苦苦相逼，何又恋恋？”说罢一振辔头就要驰去，遇春忙道：“今一切慢提，‘功名’两字虽不足羁縻豪杰，难道老弟不念同学之谊吗？今前路茫茫，你又何地去驻脚呢？”田禄道：“大哥不必管，这其中没有大哥的事。便是大哥素来待俺，俺早铭肺腑，他日相逢，或当有以报惠。”说罢将手中丝鞭遽给遇春，随手接过那枯柳枝，笑道，“大哥持俺鞭去，便如俺随侍左右；如想俺重复转去，俺便如这柳枝一般。”说罢咔嚓声折为两段，抛在马上。

遇春一见，不由泪下，随手挥向柳枝，后来土人便名此地为折柳渡。原来此地林木极盛，柳林尤多，相传遇春泣柳，枯枝重生，足见英雄多情，待

友之厚。可惜冷田禄自走歧途，有负良友，虽属附会，却也有些意思。

当时田禄正要拨马踅去，只听短林中噌的一声，便见一个莽汉魍魉似摇摆出来，仔细一望却是逢春，猴在张起背上，一跃而下，大叫道：“冷老弟，你这等玩法太透着色劲儿大咧！没了穿红的，还有挂绿的，一个乌苏拉何至闹得你没魂似的？快些转去，容俺给你磕百十个响头儿赔罪如何？”

原来逢春那会子见大家都慌忙来赶，自己未免也慌了手脚。真是愣人有愣路数，他便命张起背了他，出营便赶。可巧误打误撞，赶个正着。当时田禄猛见逢春和张起，不由火头冒得丈把高，一言不发，暗地掏镖在手，趁张起方在呆望，嗖的声便是一镖，亏得张起一跃闪开。

逢春大怒道：“姓冷的，真个给脸不要！乌苏拉臭花娘丢过不说，我单问你，武鸣凤兄怎样死掉？”因顾遇春道：“阿哥太也多情得过火咧，难道武兄不是一般的朋友吗？只管顾惜活姓冷的，却怕对不住死姓武的哩。”说罢，锵啷声抽出单刀，就要奔向田禄，遇春连忙喝住。逡巡之间，田禄一抖辔头，早绝尘驰去，顷刻时尘头滚滚，已没入长林深处。

遇春马上不由抚膺长叹，逢春诧异道：“田禄人品极不正，兄为何重惜于他？”遇春道：“你不晓得，当年葛先生便数言田禄性质非佳，恐入歧途，所以俺累次箴规于他，一来为全友谊，二来为辅成其材，为国效用。今他负气而去，断不甘回乡寂寞，现在法网弛疏，各处奸民很是不靖，如白莲教徒现已萌芽于川、楚一带，田禄倘激而入此，总算咱们一段之过哩。”

逢春听了，只好噘了大嘴不作声，快快然随遇春方寻归路，只见对面尘头大起，一骑马风也似跑来，马上人却是杨芳，手揭大令，大叫道：“时斋兄！可见冷田禄不曾？”说罢紧勒奔骑，匆匆将经略之命一说。遇春大惊，也便将方才情形一说。杨芳不待听毕，便要赶去，遇春慨然道：“他已和咱们断义绝交。杨兄此去虽有经略大令，定须动武，咱们好歹相交一场，总不成如此翻脸。”

杨芳沉吟道：“那么怎样去交令呢？”遇春叹道：“咱只去据实面禀，求经略恕过他便了。即或经略见罪，俺自承当。”逢春噪道：“依我看，既有经略大令，俺和杨兄便捉他转来，听经略发落就是，真个的俩打一个还不成功吗？”杨芳听了不由一笑，于是三人带张起一同踅转。

杨芳一望营门，不由心头乱跳，便吐舌向遇春道：“少时经略若怪将下来，只说俺去得稍迟，田禄走远就是。您不曾奉命去追，不必自己引罪。”遇春道：“你只据实先禀，俺自有道理。”两人怙愒之间已近帐外。

这当儿逢春心下好生不得主意，暗道：“田禄这段事总算俺掇起来的，少时经略倘若见罪杨芳违令，俺心下固然不安，若俺阿哥直气发作，给田禄求情，触怒经略，或致得罪，俺心下越发过不去咧。”想到此处，登时躁汗如雨。逡巡之间，二杨已拔步进帐。这时逢春便如热锅上蚂蚁一般，侧耳听去，

便闻杨芳先禀过追趕情形。

经略喝道：“杨遇春自为友谊去赶田禄，无关我令。你为何违我之令，竟不去赶呢？”说罢，哈哈大笑，十分洪厉。逢春大惊，原来经略脾气儿：凡无端大笑，就要杀人。当时逢春几欲闯然入帐，便闻遇春朗朗禀道：“杨芳本想去赶田禄，却因遇春一言拦阻。田禄擅逃，法固当诛，但平苗以来，田禄颇立殊功。遇春自慚德薄，无以规辅朋友，今便束身司法，以赎田禄之罪。”说罢扑通一声，似乎跪落，便闻经略拍案道：“好！”

一言未尽，逢春不管好歹，大呼道：“这罪名都在杨逢春身上，便请经略治罪！”说罢，飞步入帐，和遇春并跪案前。杨芳一见，登时也矮了半截，便道：“杨芳奉令无状，自当得罪，何得累及他人？”逢春吊起头来道：“话不是这般讲，凡事都有由头，不然冷田禄也跑不掉，你自然奉不到这支令，便是杨遇春也无从拦你去赶。从头说来，此事都由俺起。”因将田禄为乌苏拉死掉气走一段事一说。

经略听了，诧异之下，不由颜色立霁，便道：“原来冷田禄不堪至此！这等人只如狗鼠，倒不消为他纷纭了。杨遇春友义可嘉，端的是好男子。”逢春听了，方恍然经略喝一“好”字是这般下文，不由悄悄一抹额汗。经略道：“俺今为遇春，便恕杨芳违令之罪。”三人听了，一齐叩谢。

正这当儿，恰值长龄、德楞太为收束军事等情双双进见，三人即便退出。方踅至遇春帐中，膝芳等也各自转来。问知情形，膝荟笑道：“这倒不错，冷田禄自跑来时旧路，俺兄弟倒瞎赶一阵獐。却是此行也不为无益。俺走到崖左一处山村，就人家求水解渴，那家儿却是熟苗，谈话间提起吴半生据关以来怎的地方涂炭，因叹道：‘半生难逃，恐他怀恨于经略，未必一时便远飏。仗他毒咒等邪法，暗下毒手亦未可知。’

“俺当时便惊询他怎的邪法。熟苗道：‘他用祝由法移栽恶疾外，还颇有颠倒五行役使魔鬼之法，种种诡幻不可尽述。’俺又问道：‘他既有邪法，如何抵抗王师时不曾施用？’熟苗笑道：‘凡邪法，大概是阴气用事，只好暗地里鬼鬼祟祟做一事，害一人。若遇人家正气足、福命厚，还不成功。若在战阵上，刀枪火炮，阳气赫然，那邪法点点阴气济得甚事？便是施用也不会有效。您但看古来邪法倡乱，自五斗米邪教以来，历代间名目累更，薪尽火传，却是终究不能成事哩。虽然如此，吴半生山鬼伎俩也不可不防。’俺听了甚觉有理，况且此间山川深阻，吴半生真在左近隐伏，亦未可知。”

大家听了都各耸然，唯有倩霞、膝芳是见过石矻矻诡异之状的，不由同声道：“这事儿宁可信其有，加意防备，莫被半生那厮做了手脚去。咱们便禀知经略何如？”遇春摇手道：“不可冒昧，此等玄虚话岂可轻渎经略？咱只大家小心就是，每日暗地里轮值一人保护经略，逡巡大帐。好在军事收束，旋师在即，单候檄取大姚山某土司官并龙母山狗头峒主到来，经略发落毕也便

凯旋咧。便是自捷书报上后，皇上圣谕也快颁来咧。”

正说之间，人报京中某京卿賚旨而来。大家趋出一望，经略已就正帐中排设香案侍候。帐下将佐自长龄、德楞太以下都全身公服，分班侍立，真个是彫缨曳组，跄跄济济，由帐下直接辕门，黑压压肃然无声。但闻辕门外马蹄轻响，遇春等悄悄望去，便见三骑马按辔徐至。后面两骑是青衣大帽的仆人，前面马上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便是某京卿。生得清皙俊伟，气度从容，头戴四品官帽，却是遍体行装，缺襟长袍，方马褂，足下官快式的京靴。微风一扬褂襟，早露出佩的荷囊、燧石、小刀之类，这一套儿是满人服饰不可少的。

这时某京卿就马上视端容寂，双手当胸，恭捧谕旨。略一驻马，后面两仆人早下马趋近，便有一仆半跪接过谕旨，高举在顶，那一仆人便服侍京卿下骑，京卿趋跪两步，恭敬敬接捧谕旨。这时经略早已趋候，跪接如仪，便拥京卿滔滔而进。京卿更不一语，直入正帐，便就南面。案下经略早已跪听宣读，此时帐上下万众无声，真个蚊儿行动都闻得。

须臾，某京卿朗朗宣谕毕，大略是奖慰之外，便轸念战区，着经略会同地方大吏收束善后，务从宽大。并赦某土司不能驭下之过，并狗头峒主某从先附逆之罪。即着两人仍居两山，抚辑苗众，以示圣朝宽大、绥服苗疆之意。首逆吴半生通令严拿外，其逆苗石柳邓、石姑姑等着即献俘京师，以彰国典。其余将弁按功叙录，自经略以下都升赏有差，不必细述。

当时京卿宣谕后，即将谕旨高供在案。经略如仪叩拜毕，便跪问圣安。京卿敬答道：“圣躬安。”说罢，转身就客位，方和经略叙宾主之礼，就旁座上谈叙起来。遇春等见了，不由暗惊朝命尊严。不多时京卿起辞，自就行馆，次日便须驰驿北上，匆匆复命。当日经略回拜赆行，一切缛节不必细表。

恰好次日大姚山某土司到来，自着囚服，锒铛被体，进见经略之下，一见那等气概，早已骨软筋酥，叩拜之余，但称死罪。于是经略宣布朝廷德意，某土司感激流涕。经略见他非凶狡一流人，便加温谕。某土司欢欣鼓舞，不可名状，出得营门，还率妻孥等罗拜方去。唯有狗头峒主尚迟迟未到，经略因会同疆吏忙碌一切也没在意。

不想探子报说狗头峒主迟三两日方能到来，其所以迟来之故，却因山中某峒主不义其缚献柳邓，啧有烦言，被他探得咧，便率兵直入某峒，一阵凶杀，将峒主全族都屠杀咧。现方示威全山，甚是得意，所以迟了行期。经略闻报，只微微冷笑。遇春闻知此事甚是沉吟，恰好这晚便是自己巡值，因向守帐卫弁道：“经略这时方在燕坐吗，俺欲进见如何？”卫弁笑道：“他老人家安得燕坐？每晚批阅公牍之暇，吸些旱烟老叶便算燕坐了。俺常听得磕烟锅儿啪啪山响，今晚却不闻得，想还在料理公务哩。咱且偷瞅瞅再讲。”说罢，真个拉遇春就帘缝一瞅。

只见经略正脱帽露顶，瞑目沉思，自语道：“这事儿须得如此震慑他。”说着随手拎起烟筒作个刀斫势，便闻啪的一响。遇春方一回身，冷不防一人促步而入，手擎一物，只撞得铿然响脆。经略喝道：“是哪个？”遇春大惊。正是：

镇抚兼施策之上，恩威并用见相同。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